

现代外国 哲学论集

XIAN·DAI·WAI·GUO·ZHE·XUE·LUN·JI

2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519967

哲学论集

目 录

访美哲学见闻 江天骥 (1)

海德格尔是一个哲学家

——我的回忆 熊 伟 (18)

* * *

海德格尔哲学的人道主义问题 董润深 (28)

马里坦的人性论述评 黄颂杰 (38)

印度人道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巫白慧 (54)

逻辑经验主义：它的问题和演变

..... Carl G. Hempel (亨普尔) (69)

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 洪 谦 (89)

简评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性质及其历史地位 王克千 (99)

也谈马尔库兹的一体化理论

——与马泽民、徐若木同志商榷 陈学明 (122)

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述评 张庆熊 (137)

试论马尔库兹批判的社会哲学在概念结构上

的浪漫化倾向 赵越胜 (155)

论新托马斯主义的“世俗化”和“现代化” 傅乐安 (177)

略评新托马斯主义的神学辩证法 吴宗英 (189)

* * *

罗素认识论述评 徐友渔 (200)

介绍当前分析哲学的主要课题和方法 周栢乔 (220)

现代外国哲学第二次全国讨论会在西安举行·····	翦保	(247)
麦克斯·韦伯·····	段涓	(261)
异化的过去和未来·····	张金言	(269)
当代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	〔法〕米·瓦代	(294)
现代外国哲学 名词解释:·····	燕宏远	(310)
哲学人类学		
定在		
一本介绍阿尔都塞的书		
——阿列克斯·卡林尼柯斯的《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		
·····	杜章智	(317)
现代外国哲学新书介绍(一)·····		(326)

CONTEMPORARY FOREIGN PHILOSOPHY

Contents

A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i>Jiang Tianji</i>
Martin Heidegger as a Philosopher	
My Recollections	<i>Xiong Wei</i>
On the Humanism in Heidegger's Philosophy	
.....	<i>Dong Runshen</i>
Commentary on Jacques Martain'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Huang Songjie</i>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dian Humanism	
.....	<i>Wu Bailai</i>
Logical Empiricism: Its Problems and Its Changes	
.....	<i>Carl G. Hempel</i>
Wittgenstein and Schlick.....	<i>Tscha Hung</i>
A Brief Comment on the Essence of Existentialism	
of Sartre and Its Place in History	<i>Wang Kequan</i>
Also on Marcuse's Theory of Integration	
Discussion with Comrade Ma Zeming and	
Comrade Xu Ruomu	<i>Chen Xueming</i>
The Philosophical Method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i>Zhang Qinxiong</i>
The Romantic Trend in Marcuse's Critical Social	
Philosophy about Concept Structure.....	<i>Zhao Yuesheng</i>

"Secular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Neo-Thomism	<i>Fu Lean</i>
Cursory Remarks on the Theological Dialectics	
of Neo-Thomism	<i>Wu Zongying</i>
Russell's Epistemology	
<i>Xu Youyu</i>	
Introduction to the Major Problems and Methods	
of Current Analytical Philosophy	<i>Zhou Baiqiao</i>
Second National Symposium on Contemporary	
Foreign Philosophy Held at Xian	<i>Jian Bao</i>
Max Weber	
<i>Duan Juan</i>	
The Past and Future of Alienation	
<i>Zhang Jinyan</i>	
Terms in Contemporary Foreign Philosophy	
.....	<i>Yan Hongyuan</i>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Existence	
<i>Althusser's Marxism</i> by Alex Callinicos	
<i>Du Zhangzhi</i>	
New Books Abroad	

访美哲学见闻

江天骥

1980年年底到1981年6月，我在美国东部从华盛顿、纽约、纽黑文到波士顿这条线上来回的转，访问了几间有代表性的大学，参加了美国哲学会东部分会年会，同不少的美国哲学家接触和交谈，对于美国哲学界的情况有些了解。下面就谈谈这几个月来所见所闻、自己的印象和观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我在美国西部的哥罗拉多大学上学，那时候同现在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候，杜威和怀特海是美国最受尊敬的哲学家。卡尔纳普仅以一位崭露头角的新进哲学家而受人注目。现在，杜威、怀特海、詹姆士的著作已没有人去读，有的美国哲学家为此深感遗憾。而卡尔纳普在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中的遗产，则是为人称道的。尽管在这两方面，现在的发展又超出卡尔纳普的逻辑实证主义很远了。总之，从过去到现在，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由统治而衰落的整个时期；但代之而起的并不是其他传统的哲学，而仍然是分析哲学。

五十年代初期，分析哲学开始占领美国大学的哲学系。卡尔纳普、亨普尔、莱辛巴赫、费古、塔斯基这些来自国外的移居者开始受到应得的尊敬。他们的学生们逐渐被派到那些享有声望的哲学系，并且逐渐占支配地位。不按照这个趋向发展的哲学系声望迅速下降。在1965年左右，一个新的哲学界权势集团已经牢固地确立了。哲学界中一种新的培养研究生方式也确立起来——不再研

读杜威和怀特海这些上一代人的著作；哲学史大大地受到轻视；逻辑研究取代了古典语言研究的地位。六十年代哲学系所培养的美国哲学博士也比以前增加了三倍。在今天美国学院和大学的哲学教师大部分是受逻辑实证主义者第二代和第三代所熏陶的。在认识论与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和形而上学这些领域，他们很可能不同意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但对于哲学是什么、怎样评价过去的哲学家，这些所谓“元哲学”问题的看法，他们都受到自己老师的深刻影响。所以，尽管他们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在哲学风格上他们仍然是分析哲学家。

就拿最有威望的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来说，这个著名的分析学派哲学系，自从亨普尔退休以后，在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方面，在美国还是首屈一指的。克里普克、范弗拉森和 D·刘易斯都是分析哲学的著名代表。D·刘易斯承认他的“可能世界语义学”受卡尔纳普思想的影响，范弗拉森的科学哲学自然也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但他们都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克里普克则和逻辑实证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他没有当过研究生，数理逻辑也主要是自学的。由于他在有关《命名和必然性》的三次演讲里所发表的思想的独创性，也由于《纽约时报杂志》登载了关于他的长篇报道，所以，虽然他今年才四十岁，已成为美国最有名望的哲学家之一。这个大学的另一名教授 R·罗蒂在一篇文章中曾把他称为美国分析哲学的三大代表之一（其他两位是罗尔斯和库恩）。这个学期他给研究生开了关于罗素语言哲学的讨论班，听课的只有十余人，包括教师和外来者。我到普林斯顿访问时，特意去听他的课。他走进屋里来，一看见我便走过来和我握手。后来进来了另一个人，他也和这个人握手，大概也是外来者吧。但这个人听了不到一刻钟便退出去，在美国这不算是不礼貌的表示。课程进行中主要是克里普克一个人讲，同时还把他的讲话录了音。这在普林斯顿是较罕

见的。罗蒂教授的十分受欢迎的近代欧洲哲学史，听众达两百余人，并没有录音。范弗拉森的科学哲学导论一课，也没有把讲话录下来。后来人家告诉了我其中的道理。因为有人对克里普克说，他的讲话是十分重要的，有些话可能是非常有价值的，必须保存下来。所以克里普克就把自己的讲话录了音。

克里普克和他的夫人到我的住所来访谈。谈到他的著作被苏联介绍的情况。我告诉他中国也有人写文章介绍他的思想、学说，他听了十分高兴，表示希望有机会到中国讲学。他的夫人是英国人，在牛津大学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但普林斯顿大学并没有请她教书，她只是哲学系的访问研究员(Visiting fellow)，就象我在耶鲁大学的地位一样。可见要在美国教哲学，机会是十分难得的。

普林斯顿哲学系是美国五、六个最著名的分析派哲学系的代表。马里兰大学哲学系则是分析派哲学系的后起之秀，我被邀请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到这个学校搞研究工作，住了三个月。耶鲁大学哲学系的情况又有不同。这里分析派和反对派势均力敌，相持不下。我在这里也呆了三个月。这三个哲学系是各有代表性的。

我到马里兰大学的时候，恰当秋季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哲学系系主任为我开了欢迎茶会，使我有机会同全系教师见面谈话。尽管大厅里摆了不少沙发和椅子，但很少人坐下来，大家都是三三两两的围起来谈话。这是美国人的习惯，这样便于转移位置，同更多的人交谈。大多数教师都找我谈话，非常友好。当时萨普(F. Suppe)教授就把他的《科学理论的结构》送给我，并约请我作一次关于科学哲学的报告。由于业务关系，我以后同萨普教授和斯蒂奇(S. Stich)教授接触较多。这两位都是美国新一代正在成名的分析哲学家，发表了很多文章，均未满四十岁。

斯蒂奇是哲学系的研究生主任，专攻语言哲学和心理学的哲学。美国大学哲学系以培养研究生为主，担任研究生主任的教师

一般都是学术造诣较高的。斯蒂奇同几位年青教师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讨论会，讨论近来美国哲学界所关心的同认识论和伦理学都有关系的“合理性”问题。讨论会每两周开一次，讨论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先已打印出来发给大家去阅读。我参加过两次讨论会，第一次讨论当时正在马里兰大学访问的密执安大学教授、美国著名伦理学家布兰特(R. B. Brandt)的文章，题为《怎样才是合理的行动?》。第二次讨论斯蒂奇的文章：《人能够是不合理的动物吗?》。这些文章充分表露了美国哲学论文的风格。文章着眼于找寻巧妙的例子，借以论证自己的论点或反驳别人的论点。而所要证明的论点本身往往是比较肤浅的。伦理学方面的文章尤其如此。

斯蒂奇十分推崇乔姆斯基。他告诉我：美国今天的语言哲学，分为许多派。主要的有：奎因、后期维特根斯坦、克里普克、戴维森(D. Davidson)、乔姆斯基。他自己是属于乔姆斯基派的。在这些派别中，并没有逻辑实证主义。当然，戴维森受塔斯基的影响，但他并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但这些流派都属于分析哲学的范围，则是没有问题的。乔姆斯基的语法理论本身是经验的假说，属于经验科学。但以乔姆斯基理论为基础的语言哲学是分析的。语言哲学的其他流派更不消说了。

但马里兰大学哲学系的特色不是语言哲学，而是科学哲学。它有一个研究中心，叫做“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委员会”，由哲学系担任科学哲学课程的一部分教授和少数历史系教授组成，分别培养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生。类似的机构别的大学也有。匹茨堡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波士顿大学都有科学哲学研究中心，印第安纳大学则有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可见，科学哲学在美国是很受重视的。马里兰大学的这个研究中心相当出名，也许仅次于匹茨堡大学。

萨普教授是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曾是1969年在厄巴那举行

的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讨论会的组织者。这个讨论会是近年来美国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四十年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和攻击;它关于理论结构的正统观点站不住了,科学哲学界陷于一片混乱。在批评者当中,汉森(N. R. Hanson)、库恩和法伊尔阿本德(P. Feyerabend)的历史主义获得了不少的拥护者,特别是库恩的影响更大,人们把他们的观点叫做“新的科学哲学”,似乎有代逻辑实证主义而起之势。但是,他们的观点也有许多解决不了的困难,被认为陷入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受到越来越尖锐的批评。以夏皮尔(D. Shapere)、萨普等人为代表的一派既站在历史主义立场,批评逻辑实证主义者脱离科学发展的实际,又坚持科学实在论,反对汉森、库恩和法伊尔阿本德的相对主义与唯心论倾向。整个六十年代正是美国科学哲学找寻新方向的时期,而1969年讨论会则标志着过去阶段的结束和新阶段的开始。亨普尔在讨论会上也放弃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正统观点,对自己过去的看法提出修正。这样,逻辑实证主义者全面退却,剩下两派历史主义者——以库恩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和以夏皮尔等人为代表的另一派正在互相厮杀、争夺阵地。萨普特别热心于反驳库恩等的观点并积极为夏皮尔等的观点进行辩护。他的《科学理论的结构》把各派在讨论会上的报告与讨论记录编辑成书,冠以长篇的批评性导言和后记,充分发表了他自己的主张。他反复指出:科学哲学中一个新的运动正在形成。这个科学实在论运动把它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科学知识发展中的合理性问题”,并且从科学史和当代科学实践的研究着手。他认为代表这个新运动的就是马里兰大学的这个研究中心。这里有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夏皮尔教授,还有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哲学和经济学哲学等方面的专家。他在闲谈中告诉我:他力争把夏皮尔教授(原在芝加哥大学)请到马里兰

来,就是为了要建立科学哲学中的马里兰学派。这里,我想起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我后来访问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我同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范弗拉森一道吃午餐。他一边把他的主张告诉我,一边突然问起我来:“马里兰的人是否要你对我保持警惕呢?”我连声的说:“没有,没有!”因为范弗拉森是著名的反实在论者,是同马里兰学派对立的。

在新学期开始,我如约为这个研究中心作了《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系统》的第一次报告。我首先简略谈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情况,并且批评了库恩和法伊尔阿本德的观点,萨普教授在台下连连点头。其次我着重介绍了马克思的科学观和《资本论》中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想法,指出今天中国的科学哲学家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探讨科学方法论问题,努力建立“科学研究的逻辑”。听众十分踊跃。报告以后还回答问题。据研究中心的秘书告诉我:在多次演讲中,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次。可见美国知识界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都是十分关心的。

1981年3月初,我离开马里兰大学到纽黑文去。这是耶鲁大学所在地。耶鲁校舍就在纽黑文市街道上,大学建筑物同商店、机关栉比而立,初来者分不清哪是学校。学生们常常要跑过几条街道到课堂去。虽然市面颇为繁荣、热闹,究竟是个大学城,草地和树林较多,环境十分优美。我到耶鲁去,是应政治学系和哲学系的聘请,短期担任这两系的访问研究员。这个政治学系在美国是数一数二的,教员有二十余人,是一个大系。我的办公室设在系里。许多教授和研究生都想和我谈话,初来时就由系秘书预先安排:哪一天我将同哪一位共进午餐。这是美国人的习惯。因为其他时间都很忙,只有午餐时谈话最方便。从谈话里我知道,教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学的教授都读过哈贝马斯(Habermas)或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也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

著作指定为学生必读书。在研究生里专攻中国问题的就有六人之多。他们或她们都已学过中文，有的还能说中国话。指导他（她）们的是一位对中国很友好并访问过中国的女教授，同我很熟识。政治学系外，社会学、经济学、历史等系也有讲授中国问题的专家和攻读中国问题的研究生。

我主要感兴趣的当然还是哲学系。哲学系较小，教员只有十来人，但明显地分为两派。系主任和研究生主任、教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和逻辑等课程的教授都是分析派的；教黑格尔、胡塞尔、实用主义、萨特、海德格尔等课程的教授则属于反对派。分析派的人数略少于反对派，但所占地位较重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做了较多的工作”。这两派的争执不仅是哲学思想上的，它涉及哲学界的地位、势力和权利的斗争，这在耶鲁内外，已无人不晓。耶鲁的斗争实在是美国整个哲学界斗争的缩影。

同我接触较多的是代理系主任克尔纳（S. Körner）和研究生主任马库斯（Ruth Marcus）。

克尔纳是英国哲学家、剑桥大学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布雷思韦特的弟子。1952年起任布里斯托尔大学教授，1970年起兼任耶鲁大学教授。每年他有一个学期在耶鲁，另一个学期在英国。今年春季学期刚好他代理系主任，我到耶鲁哲学系那一天，首先受到他的欢迎。我坐在他那宽敞的办公室里，面前摆着一杯咖啡，问起他英国哲学的情况。他是十分健谈的，谈到波普尔，谈到维特根斯坦，也谈到他的老师布雷思韦特。他问起我中国哲学的情况，我也告诉了他。他把他的近著《经验与德行》（1976）签上名字赠给我。这表明他的兴趣已从数理哲学、科学哲学转移到价值论、法律哲学这方面来了。但他对康德哲学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这个学期给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两门讨论班课程：一门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另一门叫“实践理性”，主要讨论他在《经验与德行》这

本书里所探讨的问题。

克尔纳教授很忙，但每次我到系里来，他总是留出一点时间同我谈话，分手时总是反复地说：下次再来谈，“我们作为哲学家来谈”，这是他的口头话。的确，我们的谈话从未超出哲学的范围。

克尔纳是英国人，尽管是一位有名的分析哲学家，我想他可能不会卷入耶鲁的斗争。耶鲁分析派的主将乃是一位著名的女逻辑家、马库斯教授。她担任哲学系的研究生主任。

马库斯以提倡模态逻辑同奎因发生争论而著名。在单称词（专名）问题上他赞同克里普克和唐纳兰（K. Donnellan）的因果说而反对传统的理论。因为我的论文《单独指称》评述了当代著名哲学家从弗莱格、罗素到塞尔（John Searle）关于单称词的各种学说。我请马库斯教授提意见，我们预先约好一个时间，在举行毕业典礼后的第二天、即春季学期的最后一天，我同马库斯教授在老校园的草坪上交换了意见。她仔细地读了我的文章。她指出文章中对各家学说的叙述十分准确，批评也很恰当，只是对塞尔学说的批评稍嫌简略。她说应加强对传统理论的这个最新变种的批评，并提出怎样加强批评的一些意见。我们还谈到当前美国语言哲学的发展趋势。在五月阳光的照耀下，我们畅谈了一个上午，但并不觉得疲倦。最后，她提出要把我给她的那份论文留起来，并且一再问我有没有其他文章要她提意见。她希望我以后把文章寄给她看。我知道她是很忙的，她这样说是十分友好的表示。我谢谢她，便告辞了。

耶鲁的反对派包括黑格尔主义者、实用主义者、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他们的主将是史密斯（John Smith）教授，在系办公室里我见过他一面，没有深谈。

耶鲁两派的斗争是在美国哲学学会内展开的，是全国范围的斗争的一部分。分析哲学在美国的统治从来不是绝对的，就在逻辑

实证主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1950年，美国形而上学学会成立了。它容纳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各种哲学：实用主义和托马斯主义，黑格尔和胡塞尔，过程哲学和存在主义。三十年来，分析哲学确实已经占领了约一百个左右的大学哲学系，其中包括哈佛、普林斯顿、密执安和匹茨堡这些传统的有势力的堡垒。但是近年来一些较新的哲学系，象范德比尔特大学、堪萨斯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的哲学系，则是分析派势力所不及，或未能占主导地位。象美国形而上学学会所容纳的那些学派，便往往以这些机构作为基地。在这里讲授被分析派哲学系所不屑一顾的哲学家，象胡塞尔或海德格尔、杜威或詹姆士，并且培养自己的研究生。这些较新的哲学系现在也开始有点名气了，它们对于哲学界的权势集团日益感到不满，便决心在哲学会上同分析派一决雌雄。各种非分析的学派团结起来组织了“多元论委员会”。“多元论”这个名称就表明它们并不属于一个学派，它们之间的唯一共同点不过是反对分析哲学。这个委员会在美国哲学会东部分会1979年年会上向“官方的”候选人名单提出挑战，结果他们胜利了。他们终于把耶鲁的史密斯选为副会长，并且夺取了执行委员会中两个补选的席位。现在史密斯教授将升任这个拥有三千名会员的东部分会会长。

去年十二月在波士顿召开的年会上，分析派进行了还击。他们散发了由九位过去的会长签名的一封公开信，指责“多元论委员会”“使用政治手段设法获得它的成员通过其哲学工作所不能得到的有影响的地位。”这个还击获得了胜利。选举结果，前年落选的分析哲学家、匹茨堡大学的格鲁鲍姆(A. Grunbaum)击败多元论派候选人、纽约大学的巴勒特(W. Barrett)，当选为副会长。多元论派的两名执行委员候选人也落选了。

今年一月初《纽约时报》在教育栏发表了题为《分析派在哲学战斗中获胜》的专文，附以马库斯(代表分析派)和巴勒特的照片。

文中报道和分析了两派哲学家在去年年会上的斗争，态度比较客观，并不偏袒那一方。《华盛顿明星报》在年初也就美国哲学学会内部的斗争发表了题为《派系与哲学》的社论。《华盛顿明星报》按照“多元论”派的调子，指责分析哲学“排除哲学的传统主义者、观点狭隘、以语言为中心点和把学生赶跑”，就是说使本科生不愿选修哲学课程。马里兰大学哲学系有教师对明星报的社论很感不满，写文章反驳。他以马里兰大学所开课程为例，指出上述指责都不合事实。上哲学课的学生现在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文章认为：哲学中的分析运动今天在英美占主导地位，部分原因是由于它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它植根于传统哲学之中，并且尊重那些根源。它早已成长起来而脱离早期那些轻率和过度的言行了。今天的分析哲学同早期的维也纳学派确实是大相悬殊，不能相提并论。

报纸关于哲学学会年会上两派争执的报道与评论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在哲学界一时议论纷纷。但是此事对日常工作不发生任何影响。而且在年会活动中，你如果不是局中人，决不会觉得哲学学会内部有什么纠纷。

去年年底我被邀请参加在波士顿召开的年会。三千多人参加的年会，在三天内开了讨论会、座谈会和报告会约六十次，这些节目的参加者约二百人（每一节目都安排了主席一人，主讲者一人，评论者至少一人）。此外还有事务性会议和招待会。这些都是由哲学学会年会安排的。同时还有四十多个哲学团体（例如：贝特兰、罗素学会、亚洲和比较哲学学会、职业伦理学研究会、性爱哲学学会、工商业伦理学学会、哲学中的多元论委员会、伦理学与动物研究会、过程哲学研究会、基督教哲学家学会、激进派组织、两年制学院的哲学教学委员会、国际中国哲学学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会、系统哲学学会、美国政治与法律哲学学会等）在年会期间举行会议。这些团体共召开了六十多次讨论会，团体节目的参加者一

百七十多人。所有的活动节目(包括年会的和各团体的)都在开会前两个多月在《哲学杂志》1980年10月号中公布了。主要的发言稿或摘要也同时刊登出来。在三天时间内,安排了这么丰富多采的活动节目,其计划的周密,准备工作的细致、周到,是不能不令人佩服的。

整个年会期间,我只是在一次关于会务的讨论中,觉察到与会者在选举程序问题上发生较大的争论,但当时没有体会到这是两个派系的斗争。而且争论双方都坚持说理,并没有引起任何喧嚷、哄动。在其他一切活动中,更完全没有任何派系斗争的迹象。

学术讨论的题目,涉及一切哲学学科:认识论、形而上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哲学史、应用伦理学、心灵哲学、宗教哲学、概率与判定论,等等。所以,从学术活动看,是百家争鸣的,或者说,是“多元论的”,各个学派都可以大显身手,并不集中于分析哲学。即就《哲学杂志》所刊登的大会论文来说,有四个讨论会是全文刊登的:第一,关于罗蒂的《哲学与自然界的镜子》一书的讨论;第二,关于认识论的讨论;第三,关于宗教哲学的讨论;第四,“在”的问题(The issue of Presence)的讨论。从这里也可看出:分析派远没有独占讲坛,尽管分析哲学是占主导地位的,一切哲学学科都受到分析方法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

首先,现象学派素来以意识为研究对象,胡塞尔关于“在”与“不在”(Absence)的分析是十分著名的。海德格尔与其他现象学家也都擅长于此道,大谈“在”的问题。现在索科洛斯基(R. Sokolowski)教授在年会上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可见现象学传统在美国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其次,罗斯(James Ross)教授的《论创世》,使用了严格的分析方法。他关于神的全能性、不变性和超时间性的定义也许并不适合于基督教信仰中的神。评论者指出:他关于神力的说法以逻

辑等值关系代替因果关系，同基督教的创世说可能是不相容的。

最有兴趣的是关于认识论的讨论。在认识论中，代替过去的理性论与经验论的争论而出现的是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与连贯主义（Coherentism）的争论。理性论与经验论都是基础主义者，都承认至少有些知识是直接的，非引申的，无需辩护的，它们构成知识的基础。不过一派以公理、另一派以观察命题作为基础罢了。反之，连贯主义否认基础知识的可能性，承认一切知识都依靠其他知识来辩护。近年来，基础主义认识论（逻辑实证主义是其中一派）受到越来越厉害的攻击，几乎招架不住了。有的哲学家便回到连贯主义的立场。另外一些哲学家则试图超出基础主义和连贯主义，而提出知识的因果理论，或自然化的认识论（naturalized epistemology）。科恩布利思（H. Kornblith）教授在年会上就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他认为基础主义和连贯主义的共同错误在于把认识论问题变为逻辑问题，在于它们的反心理学立场。一旦排除了这个假的前提，就可以把两派的真知灼见都吸收过来。结果就是一个同时超出基础主义和连贯主义的立场。因为它承认基础主义者的这个看法：“有些信念，虽然有理由，却不依赖于其他的信念。”它也承认连贯主义者的这个看法：“没有一个信念是脱离它和其他信念的关系而得到辩护的。”这样，在知识和辩护问题上，科恩布利思采取心理学方法，同奎因和戈德曼（A. Goldman）的主张相似。

把基础主义认识论批判得最彻底的，要算罗蒂教授。《哲学和自然界的镜子》是一本重要的、广泛引起极大兴趣的著作。记得我在耶鲁时，有一次去看克尔纳教授，他面前正摆着这本书。他用对作者很推崇但又不赞成他的口气说：“他要取消哲学，把哲学变成类似于文学的东西。”的确，这本书有很大的抱负，它力图“毁坏”、“瓦解”和“超越”那创始于希腊人而由笛卡尔、洛克和康德所塑造